



梅村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四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敕庵諱王治以戊戌之正月二十四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虛宇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祔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溥之生母也虛字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源與濟而敕庵最少三人者爲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者有汪氏葉氏虛字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啓葉爲同窆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敕庵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踏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吾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界之一言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笄而嫻內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10246

訓其嬪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
者在抱孺人專柔恭順奉顏色庀甘旨克以孝聞
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巳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巳子
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謙賸遇之皆有禮法族
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
爲左右所甚間孺人從容告其妯婦曰娣之於妯
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
誠有間矣他人以疎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
過也司空聞之泣復歡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無子命以巳子子之卽救庵也王公歿家亦浸落
孺人迎其婆嫂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爲後其卒也
或疑其服孺人曰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
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憚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
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勗勉諸孤奇
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無易此
子爲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輩流中素歛退而獨
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著異居而晨昏罔
間西銘貴賓客生徒奉臈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

者車數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盜起西銘顧其坐客槩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謂濬也救庵甫齟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橫置一榻旁度圖書朱黃鈎貫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廢卷太息曰我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乎崇禎己卯孺人亡又三年西銘沒金孺人傷心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盡痛未踰暮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內人士搢擲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沒恫乎有餘感焉救庵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灺追憶西銘昔年太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子子就列而三母帷乎堂鬢而將事今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已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庵及其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庵之志篤

在原可稱不賈善哉足以爲法矣抑吾聞之孔子
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爲人弟子之
道也偉業挾筴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旣萎十有九
年今者覩雙碣之巋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
北望其親在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漬酒
山丘松檟之痛方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
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誅桓釐之行能無泫然
而已乎乃因救庵之請爲之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也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四

思者庶幾媿美乎鳴鳩之詩也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
是爲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
伯諱彭年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爲書告
兄曰呂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旄車
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
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茲土行營高燥兆於僂
句而墨食將以月日啓敢塗於國門之外遊吾母
之喪而塋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謁銘於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五

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橐鞬於南鄭
彭年先亦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與
戚官命未改獲淹久於私第適罹大故偕吾季鋪
絞紵視哈玉是天假其間少遣恨於終天也今兩
兄還歸率諸子弟奉輜車穿復土百里之內外姻
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致越制徒跣以及於祖
載庶幾下綽之石鑿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
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
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劉

姓占籍寧遠衛處士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高其
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
世著襄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高門繼亭公通明
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婉溫恭表芬芳於錡
管盥饋而媵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儷其
光華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
李孺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就邊屯牧九十健飯
虞譚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飡右粥
異室同堂贈叅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并曰兩世晨昏君姑夙戒
於雞鳴長姒敢休於燕寢酒漿腆洗趨代勤勞箴
管輦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我夫子夙夜
不遑挽鹿車以御窮臥牛衣而勞苦士處世豈居
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旣而
漂搖風雨瑣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
而細弱乃免明智有餘提攜不易天乎何酷命也
于罹方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祿流離空乏號
叫蒼黃心枯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

之無憾過時卒哭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冢嗣建
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做無存之死逆者皆髮杞
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慟收淚存孤得其死
所童汪疇亦可弗殤雖曰無功子千秋於今有後
此淑人之仁也 王師南邁江漢徂征代馬嘶斜
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月二子嵩年兆年豈敢定
居身許人而母在不遑將父弟在軍者兄歸告我
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不知身家羊琇
處軍旅之間其惟仁恕不以餘年累汝弗因吾故
去軍此淑人之義也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七

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
四姓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窓之讀
倚閣傳鎖院之名績試方州才遷望郡高唐盼子
之遺愛常山主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
勤於政母教之忠黽勉家風恪居官次何子平豈
專祿仕雋不疑多有平反游致嘉聞克遵慈訓旣
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荼苦之誠追念先姑
陳衣綦縞何心主婦被服山河屬湛露之遠敷已

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并州厭
次城頭神縈夢寐銅鞮陌上日斷檐帷王僧孺之
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顧元歎之高會趨庭傷心難
再攀聞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
露於三秋哀雁填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
嗣徽音徵諸琬琰之詞聊釋杯棬之痛嗚呼淑人
之內行方伯紀之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
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棄養則其生卒也六子事
有可書者五人上殤而名者爲定邦則方伯之弟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八

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璠少孤諸孫爲長瑋
珩瑄瓊璜琛皆方伯之兄子瓚瑛琇則方伯子也
琳璵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
謹最其餘行宗黨稱其惠也媼戚稱其睦也諸婦
稱其莊也孫婦之旣饋者孫女之已行者未笄者
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
人之女歸於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嫠逮下可得而推也
偉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

本朝佟爲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
非徒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軒雕轂秩比鄉
君顧鍾鼎之疏榮繇蠶鹽之代價猗歟賢母允也
禮宗文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
寵德音茂矣福履綏焉猶有緒言不無遺戀雖幸
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愍
孫謂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噏日短禾黍
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之灤山名木葉故鄉
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
聽宿鳥之啁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青
於奕世昭 綸綍於當年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
賢稷下書生筆誅莊姜之行用狗方伯之請而爲
之銘曰

鹿丘葛兮蔓高城尾畢逋兮烏鳥聲伊孝媛兮斯
晨征左抱姑兮右提孫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往事
兮何酸辛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我
有菅蒯兮何錦茵我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
森森兮慨予心之旣寧石關兮高墳玉珮兮韜韞

望錦川兮夜月跂賢閭兮秋雲噫嘻千年終古兮
其永列於斯文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其未際休祺文
望臉出金齊
且規禱開令
赫雲觀聖千
年絲守金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玉之妻江南總兵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嫻教訓明詩習禮親灞岸之蠶桑結悅施衿勞扶風之砧杵梁爲舊姓世乃儒流衡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弧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曰惟賢媛爰定厥祥德曜成臯廡之名伯鸞避世舞陰保陵鄉之胤少府承家遂啓元戎適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十一

茲爲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豈絕裾溫太真之誓師姑孰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陽爲彰陟屺之勞封於石窞用報倚閭之教錫以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爲驃騎將軍夫人夫有爵而婦則從子旣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全吳高牙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駟雕軒內顧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浪不驚方舟徐進下瀨之師頻勝扶杖何憂爲將愛民此乃吾親所教以身許國勿以母老爲辭待典霸以同餐賓僚誦德爲

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音徽遽謝乃以
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府第距其
生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夫
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劬躬燾後作法貽謀長子
鳴鳳爲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
臺著述孟堅爲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安
之弟跗萼競爽騏驥齊驅二壻則武達文通三孫
並蘭芽玉茁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爲
瓌奇異質婚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十一

擗踊從者襲經而哀號居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
十月扶櫬西還餘艗之卒萬人壘而路祭魚鹽之
城百里哭以過喪馬鬣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
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
革變禮丘隴興懷甘泉圖画秋風吹九陌之塵槐
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爲之銘曰

安定之裔益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
歌曰余有母以茲教孝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
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駕言徂東至於海邦扶

桑日出峩峩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
勉旃無棄爰告彤史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
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今營
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乘氏加恩開
封追命玄房雖閔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
家凡百孫子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
不信視此刻石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十三

高燥五軍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乘氏加恩開
封追命玄房雖閔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
家凡百孫子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
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瑋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
邑之某阡而排纘內行介吾友維揚姚黃門永言
爲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丞
諱應賓舉癸丑進士爲吏部郎有聲常識余於京
師者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序而銘焉按狀淑人
爲婦爲女而孝也中丞家貧束脩羊不足於腆洗
機杼操作黽勉有無辛勤飲助旣仕而歸傾箱倒
度上其裝於尊老洗手不名一錢耿固方雅之族

梅村集三五

墓誌銘
十四

父爲聞人門衰產落母畢以失明迎養七箸必親
哽噎必祝飯舍寗窳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者
淑人爲母爲女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
令洊歷中外庀內政識大體篝燈宿火以訓課諸
子衣麤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
絲枲紉製酒漿胸炙家老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
辦其御下有如此者孺人爲大姒爲諸母而寬仁
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人處妯娌之間齏鹽井臼
已居其先篋箱肩鐻已居其後季叔早世慰其姑

之哀以誓撫諸孤既成立矣逮乎遭亂相失折者
破家間關追尋經營收恤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
推食以贖給嫺親折券棄責以賑施煢獨飯僧祝
嘏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行孝廉狀之詳矣
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
禍逆闖之犯闕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
三十年以來黃門北寺之獄設械於前赤眉銅馬
之亂張羅於後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
恙如中丞者詎更有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十五

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
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途
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其
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安池納節僑居維揚者十
年而後歸歸未朞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其
母之去國還家日不暇給有風停樹靜之悲迺後
之君子感漆室之遺憂覽菟裘之舊業於淑人之
生返故里沒遂首丘恫乎有餘慕焉昔魯義婦不
以已子易人子齊人見而迴軍辟司徒之妻其避

兵也先問吾父與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淳俗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明強固以摭拄於家國變亂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有三子長卽瑋也甲午舉人次爲澄海知縣琪已前死而其季曰玠爲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爲之銘曰

穆陵巖巖沂沭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十六

何好時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祿青犢稱兵黃巾告變廣固無城碣礮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宴喜如何不弔彤管有煒佳城鬱鬱山墮水旋朱虛之域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冢樵牧斯辟松栝斯拱後五百歲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金端敏之姪曰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燿載其清德世有壹行曾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藻爰自齡龀卜茲嘉耦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廼告諸中丞之廟而納幣遂啓賢子以得命於朝侯之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戶部主事澹泉諱鼎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十七

之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祖母體自卿宗漸摩教訓生而柔笄而禮中外夙著嘉聞旣饋而舅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始于夫人性方嚴孺人儂行却立箴管必飭腆洗以時燂湯藥問起居所以執婦道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有事於先塋而出鄰人適不戒於火鬱攸從之孺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帝者我死之遂昇以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嫠故子奉之以出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簡討公旣出而復反

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緒中微澹泉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荼苦是嘗漂搖是懼迺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靜內以保其家外以禦其侮唯夫子之措拄恐或瘁厥躬也勉之曰丈夫貴自立耳毋戚戚家老長妾與聞其語者其稱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之前侯氏興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秦氏興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以其父而薄自振矜繼不以其子而微有充詘諸姑伯姊與之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在寵益畏居家卯有取俯有拾絲麻營蒯賦事獻功具服脩以速父兄潔酒禮以肅賓客無大無小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不敢自專進止左右夫子諮而後行服御鮮纂組之華簪珥絕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以班宗人之貧者比閭無告篤癯惇獨生則賜之死則瘞之罔弗逮焉最其生平肅而勤儉而寬婉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於內行如此有四子

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十九舉
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大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
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克自勉勵
孺人貽書傳勅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爲人
重亦易爲人輕若當爲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
官聞之亦爲肅然蓋秦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卽知
艱難無膏粱帚屨之習常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
責之曰若曹賴先人餘澤今裝綿擁火而寒無以
處寔人子徒步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十九

弗敢有歎嗟乎今天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齒
肥盛衣裘謙從相誇尚故舊里閭凍餓爲溝中之
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腴削焉彼父母恬有其祿
養者比比而是也聞秦氏之風亦可少媿矣乎吾
欲取之以示世之爲母子者法焉孺人素無病庚
子之秋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家
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
五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介弟倉黃祖咄內宗
外宗之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灣山也送車數百

乘婦女髻而躡踊諸孫及甥以衰抱之里人之與
執綽路而奠醢多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
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
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惟文字足傳有以慰
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噉然哭余因追溯
先朝澹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職方吳君永調之
邸中永調吾年友親侯氏壻澹泉其內兄弟蓋侯
氏闡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
夫人精心佛乘構藏經閣於鄧尉山中同心欣助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

惟有于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音聲相聞信施
雜及緇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爲先已而像設告
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
其冢婦介婦贊姑於伊蒲之席因以叙兩家世講
留仙在館閣脩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
讓階而登吾母歸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爲之
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
于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

而讀其家乘恫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華吳爲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受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曰高松如之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庶出未名之子一以孺人沒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繫於夫族其笄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備嗚呼余觀乎秦氏宅日元堂之啓俟諸百年子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算而留仙爲孺人寧體魄刻琬琰若恐弗及余居兩親之喪逼外除而先大夫先妣之懿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君子而尚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推割而恧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於簡討公及留仙兄弟之命而爲之銘銘曰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一

維侯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宅里崇臺綽楔維秦
今有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裼寢門斯二母者
孫繩祖武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
年厥有良子靡不由天有沈者泉其流泚泚遠彼

墓門莫知其止吾欲併禮宗而紀之以告後之有
彤史也子嘗熟孝廉時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
行時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倍瀾謝銘於先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二

湖山戀我我戀湖山然老夫耄矣
科甲重人人重科甲願吾孫勉之

西湖俞樓曲園主人自題

今有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裼寤門斯二母者
邇史此武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尚之
墓門莫啖其北吾燿泚黷宗而隳之以告錄之直

蔣母陳安人墓誌銘

吾年家子嘗熟孝廉蔣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
行踳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佶圖謁銘於先
生而未敢者有母在不忍以遽葬也今母亡矣佶
又不天而前死者三月先是母屬疾以其哭吾父
也吾兄弟朝夕祈有間以盡一日之養不幸重遭
少壯者之喪吾母哭子因以追痛先君心腸摧裂
遽至於大故嗚呼吾兄已矣孤子何以追終天之
罰而下報母兄乎今者先君之銘有待而願誌吾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三

母庶幾致哀吾父而慰兄佶於地下也敢以請余
曰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友
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
狎主其事亦吾友也古者朋友之妻之喪則經而
弔之朋友之母之喪則爲位哭之吾於蔣氏之禮
有二焉其何忍辭按狀安人姓陳氏嘗熟之唐聖
里人其先有爲侍御史者子孫世儒家父念虞公
也念虞娶於程生安人甫在抱而養於叔敬虞以
朱孺人爲之母撫育有恩故安人始終事二母如

一年十八歸于蔣是爲贈禮部主事抱奇公之冢
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陞儀制司南陔
公諱荼之元配蔣固鉅族世由科第陟顯官獨抱
奇公困鎖院久不遇偕濮太君長食貧安人旣饋
而棗栗暇脩衿纓綦屨不惜解璵脫簪以營之躬
機杼忘寢興所以佐夫若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
奉其姑之官黽勉在公簡飭中外具有禮法濮太
君沒於南海方奉將柩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
比入閩將報政而甲申大變天地崩坼則又得之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四

建安官舍中凡南陔搢拄家國凶哀盡禮安人之
贊襄居多自余初得舉識南陔於無錫舟中其成
進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仕宦參錯垂老始相見
於江湖握手興歎入門而庭宇灑掃鈴柝肅然主
人設雞黍之饗殺核酒醴中豐儉之宜終宴僕御
無陔踰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壯
縣也海虞於吾郡好以服飾居處相誇尚里閭中
獨推蔣氏有素風一官嶺表垂橐而歸家門無珠
玉纂組之華子弟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爲此

固吏治賢也微內助無以成之南咳又言於余曰
吾建安聞亂時軍興旁午使者促迫坐邸舍中山
氓洶洶束手無以應吾婦盡捐橐中裝以代輸杉
稅閩之人至今猶言之余尤歎安人審嘗變識大
體不獨稱廉令婦也安人四子已出者三中子個
早歲夭沒膝下唯三男三女嘗歲時宴集幼穉盈
前指長子顓而言曰若等少長富貴惟信兒之生
也乃父爲貧諸生吾母子日夕同辛苦因相與縷
陳之而泣嗟乎兵興以來如南咳之優游晚節在
同籍之中不易見矣微聞家居幾爲何人所中倖
而得全其沒也亦不勝暄涼之感故安人哭其夫
若子爲之加哀然則世之不如南咳與不如安人
之母子者可勝道哉安人卒戊申也距其生癸卯
六十有六後於南咳之卒者四年故孝廉之名成
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廉方遠至而諸孫嶄然露頭
角若安人者可以無憾爲之銘曰

嗚呼古有合葬而爲兩銘者其穴同其窆之月日
又同維淑媛之高風宜垂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爲

誥贈奉議大夫秘書院侍讀徐君坦齋墓誌

銘

今上嗣曆服之初年推恩羣臣得封其父母於是
崑山坦齋徐君諱開法以其第三子翰林院脩撰
元文立齋貴勅封如其官越五載君疾卒於家
旣葬君之長子乾學原一以孝廉上公車請余言
誌君墓余文未及就而原一中進士對策作第三
人矣先是立齋已亥廷對狀元受知遇於

世祖章皇帝甫一紀原一科名繼之立齋之仲兄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七

秉義登已酉賢書兄弟之盛海內未有也是年

上以

皇太后祔廟恩會立齋遷秘書院侍讀卽其秩進
贈君爲奉議大夫而原一官編脩格於其弟無加
命禮也天下之艷稱徐氏者皆推奉議君之貴舉
世無與比懸綽之石所以掩諸幽者當邀重於宰
執大僚言之文而行之遠余衰且賤恐不足贊萬
一加之以病故久而弗爲原一從京師書來速銘
曰先生辱與先大夫游且旣諾某兄弟請矣其何

可以辭余不獲已刪取其狀爲序而銘焉按徐氏
吳崑山之溢瀆村人先世力田起家明弘治中有
乙榜知蘄水上饒二邑擢刑部主事諱申廷諱予
杖而徐氏始大刑部生交河主簿諱一元交河生
封翰林簡討諱汝龍以其子太僕少卿端銘公諱
應聘貴故得封太僕萬曆癸未進士初官吏職歷
位卿寺稱名臣實生太學生諱永美卽君父也君
生三歲而太僕捐館舍甫朞太學亦卒母潘孺人
撫孤成立君年十五補諸生從同郡禮部張公學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
二十八

因以盡交東南名士又嘗用氣排邑人之奄黨而
宰輔者諸老生目而異之天性倜儻好奇節濶達
自喜居里中倡文社聯氣類有不合嶽嶽不爲人
下客至輒盛爲具同舍生乏糧用分齋裝厚給之
居恒慕張乖崖陳同甫之爲人以爲狂者孔子之
所取而無非無刺孟氏云不可入道今之握齷小
儒拘牽一切塗飾鄉曲之耳目此其人於緩急何
賴而流俗不察猥以自好稱之吾弗屑也君之親
舊嘗爲負恩者所持君作色憤叱奮臂以除其害

與人謀空匈腹畫可否他人囁嚅不能決者君出一言裁之家無餘貲累散之以賑窮救急中年生計日困屢就鎖院試不遇失志拓落條然自放山水間日惟舉觴高歌遺落世事而怨家反陷以文法宗人有力救之者始得免君既免所親勸以委蛇從俗笑弗應脫身渡錢塘過太末入豫章盡撥江浙諸山水與其地之賢者相結歸而搯擊不得志益發憤於教子君少精制舉義揣摩工苦於世所稱先輩大家特神而明之頃刻能灑灑千言家

梅村集三十五

墓誌銘二十九

世受易采撫義解爲成書參攷古今先後所上便宜指切時事多所中其教子也闢講舍延名師盛爲束脩膏火之費中宵篝燈危坐以課諸子誦習或被酒側弁假寐鼻息齁齁然與伊吾相聞非其師就寢弗寢鷄初號蹴諸子起之雖風雨不少輟居嘗以肄業之進退文藝之工拙爲憂喜遇小試叙名稍後衆中叱咤加以楚辱見者疑其太甚唯君毅然行之生平雅志一第思前朝一代掌故莫大於科目由初祀以迄末造凡歷八十八科所放

甲乙二榜累萬人君竭晝夜之力手自繕寫臚姓氏辨爵里整齊蒐補罔或闕漏書成足以備貢舉志焉君之專志疆力所爲必成皆此類也夫先王敦學以興賢能後代科舉之法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教其子而王者之人才亦於是乎出然唐之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又出身後嘗十年不得官惟宋之榜額數倍於唐卽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輓近遂沿其制二百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皆其道有以鼓舞之也余竊慨吾郡

梅村集二十五

墓誌銘
三十

舊門少俊比年漸惰窳於學甚有棄而從它業者祇緣進取之道太狹學者求諸生如進士而進士之淹滯者白首不能望升斗之祿惟及第三人中始克服官於朝蓋國家選衆大半近於唐制吾南士又爲科繇所累志氣沮退學殖日荒唯徐氏兄弟掇上第負重名有志者稍稍聞而興起傳曰是穠是藁必有豐年徐氏之教子如農夫之有穫可以救不說學之弊然則君之家法有裨斯世者大矣詎偶然哉君四子二女惟少子亮采爲庶出

顧宜人生原一兄弟今已見五孫皆頭角穎異樹
穀樹聲爲諸生宜人所以佐君成就諸子者母道
甚備二女長適諸生陸最次適中書舍人申穉申
以庚子解首舉進士科名與外家相亞吳人尤歎
羨之嗟乎當君之排擯俗儒以其苟於自完不足
乎緩急聞者未敢信爲篤論比見等輩中或淪落
無後而君日顯然後知君之救人危急中無留腸
疎通爽直之氣有以度越儕偶彼造物者實從而
佑之也又何疑耶余以君入太學早歲曾一識之
於南中及君貴而偃息吾吳氏之南園索余所作
傳奇令兒童歌之以爲樂少年恢曠豪吟旣投老
而興寄如故方與余相約過從廼竟一病不起此
原一兄弟所以痛而目余爲知君也嗚呼是可以

銘銘曰

東海門閤肇成弘隆萬熙洽仍名卿奕葉播德云
維馨夫君磊砢更挺生遭時陽九削其英酣歌慨
慷心不平幸哉有子傳一經鳳毛雛雛麟觜并鷄
鳴課讀燈青熒掣風攪雲爭蜚鳴殿前臚唱弟與

梅村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五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叅政紘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叅政時偕在都次子紱又先期遇害淑人號哭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撐距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

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爲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六年叅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爲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讀其家傳而嘆曰天地塈黷生民糜爛閨門婦孺以一身擋挂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

哉當斬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紱紱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于難斬黃旣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間而弔其禮宗者幾與共姬孝娥同其節槩淑人生嘗茶苦沒被寵榮烏頭雙闕且與豐碑宰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

藩府書記從荆郎自建昌遷於斬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父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閭爲世好繡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碁酒尤相善南槐嘗遠游而不在兩人共奕從者劔首山立於側南林撫之曰兄子也請君女以爲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婿蚤失恃其周恤甚有恩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

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爲盛淑人綦縞自甘純穀弗御箴管鞶裘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內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造者又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生嫌間伯兄長姒爲之析產異居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饗人膳羞脯醢俸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是卽投箸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簞簋匕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僅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陝輸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躋於鎖院淑人婉語相勞苦叅政兄弟就外傳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寇準

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爲人當如此矣得叅政丙子賢書信曰若它日所就詎止此歿人睨之殊無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而釋乎執叅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紱則與妻子偕沒淑人倉黃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壘昭初乘間逸旦初遂不知存亡淑人僵立壞墻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四

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殪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涘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爲幸飯舍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棹叅政言之輒噉然哭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

古也周公蓋祔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陘之復以矢狐駢之弔以鬣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揭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歛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汎覽史傳每嘆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于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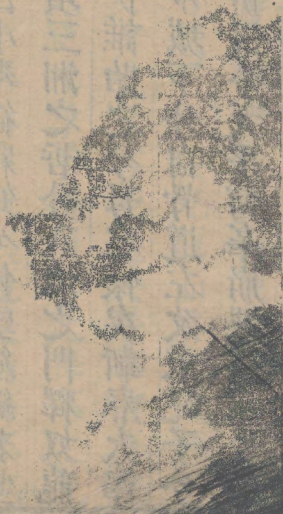
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啓叅政於身後豈偶然耶余史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叅政今宦於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

銘曰

鈿鉤原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
穴洲高兮銅零江小翠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
若斧兮出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釋奴龍
子兮一日千里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斬春大澤
兮狐鳴篝火黃巾城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
婦求死夫毋使併沒兮天乎何辜崩城隕霜兮匍
匍喪亂歛魄山丘兮夫復奚憾我刻斯銘兮用昭
愍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爲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七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日是爲張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竄伏於窮山絕箐之中其得脫於萬一者翳安人黽勉撐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寧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子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爲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

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割股肉進以愈
年十七歸於陳欒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
欒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欒
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欒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
安人長跽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
政太恭人晨昏定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
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
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聞訃而望國以哭則
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閣之奠以及於浴衣唘玉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欒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
大小歛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名安人前
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
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
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欒城亡後秦楚有寇
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嘆安人
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蹈
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
君從之得以一意閒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

凶札則傾囊豪以賑貸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日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沒訣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舍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沒身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距其卒巳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卽以其月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命世德世輔世壽世皆庶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九

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爲明經命世中庚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孳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李乾德雨然者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旣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箱微聞其語旣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

以沒沒君儒者未常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
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那慎毋爲世指名因顧
視諸子曰君獨不爲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
廉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
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參語許諾喜曰李
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
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
子德世爲兩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
安人之言不徒以爲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

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
忠躡蜀棄醜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
爲幸詎敢謀諸櫛櫛然以吾之流離自首諸子僑
於異邦它日者歸埽先恭人之壟以爲伉儷謀同
穴期尚有待惟卽敢宮告哀西望嗚咽於魂氣之
無不之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爲哀些之辭今
陳氏之速銘也語多惻愴請變銘體而系之以歌

曰

涪水潺湲兮涪山巒阮虎豹唁唁兮風雪孱顏從

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猱以攀丹楓
隕葉兮血淚斑斑荷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
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
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儻夢魂之可越
兮寧愁間關亂日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灘
銅柱灘卽
馬援驢之水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洟瀾
安人葬處
蓴羹兮邨筒鶴唳兮啼鵲劍赤甲兮片石刻銘辭
兮千年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巴歌文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
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儻夢魂之可越
兮寧愁間關亂日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灘
蓴羹兮邨筒鶴唳兮啼鵲劍赤甲兮片石刻銘辭
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鼐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附於大父卜某阡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興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爲位哭余因以追叙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十二

死葬僅而獲禮余衰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不墓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爲之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卽其傳釋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蓋之女忠蓋官於閩而卒子幼自以長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嬪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澀滄澆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爲恨敬亭沒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厲孺人姑有

女出已奩爲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廁臉以將護之厲孺人沒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狷親友之惡不以無爲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措梧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肯聽曰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爲束脯資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遽容奉亭君病焚香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十三

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茹齋脩竺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修乃父之志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爲人母未有不痛念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爲黨人難爲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寧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修二白生夙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

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旣屋
矣爲僉壬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
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爲悲而
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爲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
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子以免也
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貢入太學母
年八十健飯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薦孟新有
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啜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
無戀戀者旣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歎吟竟
日爲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
寢俄起坐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
子抱母坐家人泣搖手止之遽而念佛母西北向
正色跣趺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
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
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
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
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
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錄中嗟乎余

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七箸者五年親視飯舍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既已詮次龔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爲無愧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爲之序而銘曰

子才也優僉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祿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艱罄無不宜若此母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
家云父在爲母齊衰期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
喪不得以二尊之故稍有等級雖然禮寧爲其過
無爲其不及古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
之禮今之哀不及古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在而
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之爲之子者哀服面深
墨徒跣引匱扱衽雞斯以申削杖之痛若此者其
服不同禮同孝之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十八

能盡歟否歟如吾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楚先葬
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
姚公喜賡同舉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旣以親老
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將以月日
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
也君子竊於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
也先期楚先奉匱車以祖載柳池牆窰四面有章
屋帝加黼罔不盡飾主人祖括髮拊心辟踊自家
徂壙匍匐而號者數里內宗外姻四方之來觀者

數百人皆爲歔歔出涕且曰王大夫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予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爲索歔憂者不可爲歎息聞吾友之哭其母子能無潸然承睽以追痛吾母乎當

世祖章皇帝之十載 詔舉這佚偉業與楚先爲同徵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腫旣抵京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泫然曰人孰無親卽吾母未嘗不善病也予曰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爲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擊毬箴管旣長代其母以搢搢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君舅震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爲叔氏後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

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餘姚公窮諸生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麤糲不飽之苦既貴辟纁布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嫗收族親舊之窮嫠者咸以爲歸遇媵妾御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則給棺槨施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欲仲子之與物爲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賢明識大體如此楚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
十八

先追念生平艱難黽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卽世故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母未有不願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爲養吾母爲予言之而泣予倅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於吾父之不遇也今王氏父子一朝並舉南宮

薦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爲壽可以爲貴
盛矣人子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
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畀餘姚公
可出身爲門戶計而子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爲解
自恨於當世無毫髮裨補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
吾母之倚閭長望而貽之以晨夕之憂然則子之
有負子職者捫心慚汗終天而已矣沒齒而已矣
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
丁未四月十四日距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十九

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澧卽楚先也刑部郎中次
漢丙午舉人次潛殤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漢
娶范氏孫九人奕棠雲槎澧山也世棊雲槃雲啓
雲粲雲梁雲檀雲藻漢山也奕棠雲粲皆諸生孫
女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 恩命以
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視
飯舍雖以予之不孝藉 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
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毀又曰父在不爲母
減性楚先之爲孺子泣者亦可以有節而不至於

毀瘠乎是亦母心之所以卽安也已爲之銘曰
哀也可以無容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
在乎虞仲之城翳賢母之善貽今用不匱乎斯人
烏目其膺兮尚湖以清我爲此銘如燕雀之廻翔
兮烏獸躑躅而啾鳴噫嘻乎悲哉石以永存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下榻僅五年晨昏聚首詩酒談心憶平生有志未
嘗曾記前言猶在耳

乙巳正月莊某君晚吳讓伯作

舊憑何傳語慰先魂

抱疴方百日參朮無靈蓬萊頓召倘中表相逢話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鄒訶士祗謨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人姓潘氏常之宜與人翰林簡討孫衣月自式之元配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之新阡而用孺人祔吾子既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曰孺人之父湖廣都司叅軍文臺公祗謨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生二子三女既成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舉得二女其一殤存者爲最幼以此絕憐愛之當吾祖之以憲副治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一

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牒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攜幼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見而留之曰蜀萬里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抱請爲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曰吾哀此兒尤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母他日爲我擇婚處於郡城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應曰諾越二年文臺公還自蜀抵荊州而周孺人卒又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召吾母至榻前指女弟托之且理周孺人前語吾

母唏噓受命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曰吾鄒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諦姻盟先姑之歸封簡討公而生五子也以衣月爲長吾祖奇此甥而愛之曰它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居也爲人和而莊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寧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女之道事吾母卽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愛也盍以而妹爲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當者姑進曰君家兩尊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爲幸吾家雖貧如其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二

於潘氏而後從之婚之夕衣月來逆內外姻交賀喜其得所歸也吾母施衿結褵持其手爲之泣痛父母之不及見也旣貴以覃恩與其姑並受封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展父母之墓潘氏自戶部郎直軒公爲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焉孺人之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茀副編環珮之音璆然里媪長老聚觀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喜且悲曰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病沒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曰賢今長矣爲

諸生孺人之有京師行也別吾母如有慘戚不自持者旣而訝曰得無有不祥乎其赴也吾母追念外家與先姑遇而哭之加慟今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吾母焉余曰婦人所難者貴而有子孺人有子與女矣其貴又早貴也而竟夭沒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沒荊州也載輜而歸孺人甫十齡委衰行哭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有賢也爲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爲不幸也訝士之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曰詩云百歲之後歸於其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
二十三

室吾有事四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杯以寧其體魄今日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妻亦有傷心者惟其得祔於姑反哭於寢爲無憾而已矣余維春秋之紀卒葬也內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或日或不日則各就其赴告之詞以爲詳略今吾於潘孺人之內行所不得而詳也而訝士爲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爲甚備嗚呼狀則旣以詳矣誌又安得而略諸此余所以徇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爲之銘曰

蘭之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
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兮
芬芳襲襲於無窮噫嘻是爲孺人之幽宮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四

孫母金孺人墓誌銘

余嘗登虞山筍將而南見有城佳哉面勢爽塏左
岡右阜拱伏碁置中爲馬鬣封焉土楮而不槩木
榮而方遂篋堂三楹中唐置甕墉周以完詢之余
門人孫孝維藩所以葬生母也前數武巨石斗辟
下瞰百仞有介丘隆起乎椒霜樹相錯如繡曰吾
谷乃孫氏之世阡而茲山適攬其秀凡湖山丙舍
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過我蹠而謝曰夫子
幸謁先孺人隴以不及從爲成某渴葬吾母懸綽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五

之石未有刻辭敢請余曰諾按狀孺人金氏嘗熟
人其承事方伯公也贊女君黃夫人羞醬於舅中
大夫進止有禮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箴管必飭
酒漿是潔巾悅以時從宦粵邸而生子粵東多珠
璣翡翠象犀荃葛孺人不以私其橐方伯公疾孝
維甫羈貫嘗抱著膝方伯念困劣不能自還哀此
兒尤小撫之泣下孺人淚承睫銜悽用好言相寬
不以孺子未立增其戀戀心方伯捐館舍冢嗣司
李君持門戶遇異母弟有恩紀孝維修弟道甚恭

友愛無間閨門雍睦由兩母氏之教焉孝維就外
傳孺人訓以儉德庀治家政僮御絜息中外爭多
其賢及病泣語孝維曰自汝君母黃夫人沒吾屬
助筵者三人其有子而貴禮有從而致隆者也無
子者不耐吾幸育汝願得身先驅螻蟻以下報黃
夫人於地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墓兆域未定
吾瞑汝當規尋丈亟壙孝維涕洟受命余惟禮古
不合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
之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先是方伯公已營高敞於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六

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孝維承母意不及俟先
君於窀穸乃距祖阡里而近貞龜維食葬前之一
夕孝維夢孺人趨而來曰某所有文杏焉可以馨
吾骨矣旦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元日故嘗
植杏萬株爲維摩講舍之西辟垣而宮以杏顏之
今墟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之靈其妥斯土也
籠襲於夢異哉孝維卅歲從余游實受命於其母
雖無闔門之語而長御傳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
扶而植之其誣諉甚至閱二十余年已成遲暮而

孝維雅自樹立克襄大事可謂無負於母氏也已
用狗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湖水漣兮楓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兮棲
鳴鸞子千億兮仙根蟠刻茲石兮永不刊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七

御營平于翁公時琳被放茲不令采不氏
臨水賦兮麻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兮棲
鳴鸞其情而然之銘銘曰
奉辭無自附立設寔夫事百階兼食代世凡出因

亡女權厝誌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斂於
屋之小寢無主哭父撫之始受舍乃卽其地爲敢
宮俾朱書緘以識月日曰女生於京師在震而母
郁淑人以哭下殤子遭疾彌月而瀕於殆其產也
萬無母子俱全理屬有天幸無害竊心喜雖女絕
憐愛之知星家曰是其長必貴十有一歲而郁淑
人卒蹕踊如成人祖父母手加鞠育婉孌得意旨
知詩書工箴管遇姊妹以恩待上下有禮法陳海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八

寧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余同官其生子女
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年十八始禮
成歸於相國子孝廉容永字直方時相國守司農
卿而直方北闈得舉施衿之夕以高門勉之旣饋
而翁姑交賀曰此賢婦也司農再相未一歲用言
者謫居瀋陽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
師以絕塞遠饋衣藥通音問居中爲調護余時臥
疾遭總麻慄戚戚不樂直方虛左邸迎以歸相國
疽發背舍中兒多南下直方孱然膏梁少年也從

一醫一童子出關蹕千里絕跡無人地以省父余
與之立馬門外女泣而送之已而相國召入京爲
宿衛視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丁嗣母喪女執
手訣曰兒從夫長作京師人矣父老病無意復出
兒非有事不得還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天死
江南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他事
下請室家人咸被繫直方在外舍未就執得以其
身變服省視塗炭奔走見者始不復識女盡心依
助具橐餼察消息寄帑主費所以措拄萬端勞不

梅村集三十六

墓誌銘
二十九

見恤或反以之受譙讓無怨色獄旬月而後讞全
家徙遼左用流人法不得爲前日比獨子婦不在
遣中相國命將幼穉歸寓書余曰吾子女不少患
難苦辛惟有容兒夫婦耳嗟乎陳氏家方隆盛時
子弟厚自封殖卽難件而室中裝爲在南者分持
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聞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
子何女歸舟中舉一男名之曰環志環召也抵家
住空舍中支一鼎以爨手脫傅璣珥市棗粟以上
太母曰兒貧不能與伯叔似此也直方右目眇於

律廢疾者贖女時省余東滄聞之喜曰吾爲貴家婦以有此苦若骨肉幸以完當儻居父舍傍紡泉作活也未幾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數驚女積憂勞久病咯血返而就醫郡城余憐其無依父子常相守二女甥四五歲頗慧黠長者教之禮佛祈直方早歸女凝視長吁曰汝父不還矣余訝問故曰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贖論易耳今株送者盡室在南安坐無行色部檄屢不前事且有變變則禍重至渠何以獨免乎居兩月果有

梅村集三六

墓誌銘
二十

後命女病已憊聞之憂且悸嘔血數升遂以是卒當中丞初以婚請余難之曰物禁大盛陳氏世顯貴庸我耦乎其言二十五年而大驗女生於丁丑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庚子五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同遣云余曰陳氏之歸未有日其權厝也於法不當銘然不可以無識也變爲招魂之詞以哀之曰

木葉山兮雨冥冥蘆管吹兮悲風慘慄之中人伊巖關之巖薛兮虎豹以狝冰雪皚皚兮恨黑水之

無津問華表之奚歸兮鶴告余以不聞生與死其
終弗見兮噫乎寥廓於重雲越有岑兮江有澣魂
歸來兮從汝母奠椒漿兮漬茲土依佛火兮救諸
苦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卷三十六 終

梅村集卷第三十七

墓表 塔銘

卓海幢墓表

公諱禹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浙之瑞安人明
建文時戶部侍郎忠貞公諱敬靖難不屈死與方
正學俱夷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和從外家之
姓曰宋氏萬曆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
七世孫也始以仕顯復其姓人迺知忠貞有後矣
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去病

梅村集三十七

墓表

曰發之字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傾東南而
公亦雅著才望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蓋仁和之卓
始大去病博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穎悟兼通佛
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
夜叩擊不倦乃同爲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
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探究爲性命之
學先是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
江重良知頗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
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釋遂合公旣

借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
請質疑滯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爲
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請卽治
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彊有心計課役僮隸各
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里中客謂左車曰
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者何也左車曰白
圭之治生也以爲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
之夫知勇仁彊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

梅村集三十七

墓表

人任時彊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辦也今余之
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爲善里中嘗斥千金
修橋梁之圯壞者歲饑出困粟所全活以百數彼
其於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
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旣而公之子辛彝用
高第入爲秘書院編修公貽書教誠之所以修身
心勤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不溢貴而不驕左
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湮滅不可知
者二百餘年而去病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

發聞於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車
竟淪沒窮困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
卒以其子貴享後福然則天所以厚忠貞子孫者
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族之日一二賢者竊其幼
息以免忠貞遺孥得脫史雖不載其事保舍匿藏
要自有人今正學之世未顯而卓氏遂昌亦可見
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矣嗚呼忠貞
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啓來胤苟不
書其行事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鑑

梅村集三七

墓表

諸墓石公二子長彛卽編修公也次方清庠生公
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月日偕原配
張孺人合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婁東吳偉業
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戴元滑嬰寧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爲名僧者宿之游蓋自疵癘天札刀兵水火之並作善醫者非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俾人聞之者身心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不足以發膏肓而理癥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於司空公爲宋天聖間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蹕功賜田松陵子孫習外家李氏帶下醫遂以術著其別祖之顯者

梅村集三十七

墓表四

在宋曰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曰所南高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傳五百餘載爲士族爲名家君自少攻詩書鏃言行早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割肉以進人皆曰鄭氏有子長身美鬚髯溫良樂易一見知爲通人長者其於醫也發揮精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里之內鉅公貴游輻輳接跡書幣交錯於庭君造請問遺無虛日窶人踽叟僂行過者手注善藥以去視之必均性不喜入官府有願交者必見重始

終不干以私居嘗刪食疏爲章程然中厨日具十
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隲詩文書画爲笑
樂子弟守循墻之禮端拜詳視得義門之餘風修
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訃周恤具有恩紀宗人
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鞠育教誨之者備焉
同里負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殞家破所知皆
亡匿君非前有一言之托以已女女其子孫女女
其孫處田宅謀膏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
屏跡山中不交人事嘗抱病且困君急挈舟往訪

梅村集三十七

墓表
五

見突烟不起奄然壞絮弊簣中爲之泣手和藥解
衣易粟割半氈充卧具孝廉乃張目能視起而錄
其事曰更生他若指困賜寓公之急推宅慰謫宦
之窮爲粥路人脫驟舊館不可悉數此其儒行之
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爲幅巾弟子於武
林石公爲同叅晚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
究法乘有弟曰士敬余同年生襲浮屠服以避世
講道論藝學者奉爲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櫛
聽士敬演大易一章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

妙義所居杏圃西近永定舊刹名賢古德所游處
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擔荷修復偕曹村相國結
同善之會誘掖勤懇施者仝集君嘗謂人上藥養
性中藥養生醍醐以爲參苓樾椎以爲箴砭去其
陰憂盡惑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且恣然汗
霍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營像設飯
伊蒲貧者教以掩骼憐恤穀卵皆不期而至不速
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眠雞鳴而起搢搢然若
有不容自己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塵勞而入種

梅村集三七

表
六

智飾中正定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脫緇素
合掌讚歎一以爲醫王一以爲長者此其禪觀之
撈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更徭賦役之
煩在杜門學佛者爲尤甚卽其親黨故人義相收
恤者不能阻勉仗助而營齋利生恒誦於力之所
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人長德其徒相
與叙統系爭壇暉以屈辱之庸兒俗媼見其疏經
詮教規重矩疊苦難知而避之若浼不得與一知
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儒者窮儒而禪者尤窮醫獨

出入儒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牽勸惡難死生捐金援手伽藍塔廟鳩財庀工在今日唯醫之力饒爲之顧獨難乎其人君則其人與術相值而適會乎其時願力迺有所成就然則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爲醫也嗟乎苟不爲三山士君子之不振於斯世可勝道哉余與君爲中表往來游跡甚多間嘗記其一事登靈巖共謁吾師藥庵藥庵乃楚魚山熊公也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爲淮南倅因流寓其土

梅村集三七

墓表七

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村君登岸適返出十金曰此村人所以資藥囊願以爲何先生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爲吳令不得見困甚藉君金裝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見者可得而推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君諱欽諭三山其字晚自號初曉道人子二長共亮次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先君四年以卒余所表其墓曰鄭孝子者也孫櫛醇謹有學行能世其家余旣論次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生似乎首陽

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汨泥揚波蓋所以救世也歸潔其身而已矣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三山有焉所南之書埋之絕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三百年當有知其人而爲之愴歎者是爲表

梅村集三十七墓表

八

夫死者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人無德則死德無人則廢故君子之於世也必先其德而後其壽也德之於世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人無德則死德無人則廢故君子之於世也必先其德而後其壽也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爲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縣丞玉田公諱諫之墓也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叅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爲鴻臚長子次卽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偉業四五歲曾及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嘆曰爾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主其帑用之爲飲食裘馬費產遂中落余與

梅村集三七

墓表九

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難伯祖自以私財募兵千餘人轉戰湖泖間兵敗左右皆沒得一健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遷吳門也買一故宅啓廢甍下有巨穴見金繩縋棺朱砂題畫乃故王公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殤一女不知女誰氏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姻也詢之則三山之兄曰某者爲伯祖

壻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見則年已七十
三泫然泣曰猶憶會鴻臚公葬時曾到鹿城見二
叔今已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
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
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
哭且加封樹焉嗚呼甚矣吾宗之衰也自曾祖以
下不三世婁東去吳門不百里而門戶凋落子孫
分適他國吉凶婚葬訖不相聞卽梅灣之一坏土
使非有鄭氏者識其故處則葛藟蒙蒼狐兔窟窟

梅村集三十七

墓表
十

遼墟窆莽之間若堂若坻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爲
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刻詞於石表之於
阡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之人知宗法
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
姓主梅灣之祭耐葬者爲繼伯母查氏而殤子諱
冢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
母孺人先伯祖幾年歿猶葬鹿城云

誥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卿大夫之獲內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焉詩秦風之詠西伐也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而歎曰美哉此國之所由興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明強固之氣不獨男子也閨門婦孺交相踴勉踴躍於軍興之會繇今觀之若吳母孟恭人者其事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墓門之石弗之著乎吳氏山陰大司馬之族世爲著姓後遷遼之清河恭

梅村集三十七

墓表十一

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其嬪於吳爲贈中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冢婦今御史按察司使匪躬公諱執忠之配而知無錫縣事興祚字伯成之母也當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共執橐鞬以通昏媾恭人事其君舅君姑腆洗必豐箴管必飭遂以孝聞匪躬公好結納徇然諾不問生計恭人篝火紡績資給之無乏處危疑之時爲親黨畫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無以寧吾家逮乎天下大定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擢西臺官守言責

恭人之助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南楚西山之二
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寇我師
之調集者數十萬共待惴惴弗及恭人內率其勝
妾僉從外命其縫人膳宰竭晝夜以就功於是乎
纓纓鎧扞葢笠革舄所以犒士也稻醴梁糗牲牲
餼牽所以驛兵也皆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
且亟謀諸公曰嗟沿海之人誑誤於賊者非下令
招之諭以禍福將惶惑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
萬數王師弔民伐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王

梅村集三十七

某表
十二

命脫其縛暴露也爲之居餓孳也予之食此離也
還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之恩及一道矣
楚西山者暴師於窮箐絕坂之中人負斗糧十日
而後至三軍之告匱狎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
不知所出恭人策曰亟發取府之緡錢藏帛吾率
執鍼之屬紉爲縑囊用襁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
乎此二者皆所以佐軍也而恤民寓焉漳南之資
糧屨屨旣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騷固不免矣然
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則楚人不

至重困而當時如我公者不多見也噫嘻恭人之
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興基又次興
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
子幼未名也仲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
女共四人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有七墓在
京西之山原曰龔村其細行詳於幽堂之銘故不
載初伯成令無錫而恭人南就養將車都亭威儀
甚盛踰數月辦嚴北發伯成牽裾請留母正色勉
之曰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我

梅村集三七

墓表
十三

孟氏也有弗聞乎修若職庀若政此乃爲孝何必
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所戒弗敢言旣
行未浹旬而訃至袒括髮而叫曰天乎自吾始筮
仕萍鄉有萑苻警而大寧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
母從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江南又以家京師
未畢正臘而遽返今者視綬衾奠餘閣屬之兩弟
而羈一官於斯土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
之曰甚哉伯成之孝也雖然先王制禮不可以過
也父在而爲母減性乎且恭人可謂不沒矣夫以

孝慈共恪之行又出之以佐軍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伯成稽首曰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最深自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先王爲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勵天下今吳氏忝世臣而恭人備有懿德

當宁修開代之史偉業衰且廢曩者曾與觀乎故府今奮筆書之者誰獨爲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柳村集三七

墓表
十四

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最深自出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伯成稽首曰子宗老也奉茲共辭之詞又出之以表軍事而懋其功

香山白馬寺巨冶禪師教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爲宗真實爲義其有出世爲人興頽舉廢者揆之甚深微妙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恩寺剖公壁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子各坐道場遠者言宕蘄黃之間精藍巨刹千里列望焉迺若巾瓶弗離鐘魚互荅相去一牛鳴地無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馬海雲起自道衍少師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禪師實萬峰之法嗣香山分鄧尉支隴而聖恩原本萬峰故命巨冶

梅村集三十七

塔銘十五

教公主之修別院復祖庭也巨師旣委順觀化嗣法門入正道件繫行事奉剖公命以塔銘來請偉業皈依和尚仰見其擔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命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六人示寂白馬則尤其龍象蹴踏所恃爲金湯者也烏可不勒梵行昭法派以垂示來茲乎師諱濟教巨冶其字毛姓也揚之泰州人父古莊公有壹行母沈氏生師者豈穎發氣骨不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背捨家入道學於其族之爲浮屠道者西山寺深

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集有道高僧證
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焉膺紫衣之賜而茂
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爲大僧從觀法師開講
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蛻文句思
証覺海聞三峰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
往游漢和尚者剖公之師海內所推爲三峰禪也
和尚一見契合迎謂之曰汝拚得五年住卽留單
師應曰古人拚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
勞執苦朝夕弗懈稟戒入堂爲悅衆上堂晚叅和

梅村集三十七

塔銘
十六

尚舉鵝鳩樹頭啼語言下有省和尚誠以古德行
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一衆悅服漢公入
滅剖公開堂之日舉爲監寺當是時鄧尉緇素全
集日有千人而經寮齋室規制未備師內營資糧
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信施填委湧閣飛
樓宏敞嚴飭凡使三峰之道揚於天下者剖公之
力師爲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着
朝咨夕叩旣接源流受信拂觀法師亦取所賜紫
衣爲贈出主香山草翳木荒敞屋三楹不蔽風雨

乃剪林莽乃剝巖巒度地鳩工簡材陶甕未幾而
寶坊矗起四方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以潰於
成師執行方雅質性溫醇與人言煦煦然誘接初
機惟恐弗及撈籠薰染罔不嚮赴說法授戒千僧
禮足拈錫豎拂四衆趨風住香山之十有
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偈示
衆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
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卽正道也次
日法印宗曰天句玄曰千齡載曰化燈用曰二非

梅村集三七

塔銘
十七

共六人所著語錄二卷行世正道旣以師命繼
白馬席爰率同衣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骨
於香山西麓遵遺意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
潄沸於山顛湮沒已久師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
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峰蒼雪澈有細流引到
泉盈甃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以爲勝事夫
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峰蒼師者深究竺
墳旁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楷王許爲山
澤之游百世而下風流可想蒼公沒踰十載而中

峰鞠爲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內尊宿如鄧尉靈巖靈隱二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窒礙後生淺聞薄植掠知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有天台賢首之旨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末法之可憂者乎巨師之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尊經實轉華嚴藏海而與蒼公有異常之契此其眞實妙義有不墮於空寂者矣是可銘也銘曰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絕鬪諍師守其密令契於眞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清

梅村集三七

塔銘十八

淨維鄧尉之宮湧乎虛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遷於別峰有栝有松丹樓如虹寶鐸吟風斯之謂顯融佛法西來至乎東夏修多羅藏默以白馬覓矣支郎道德風雅後千百年紹跡者寡有大導師厥稱巨冶不離文字坐証般若大聲一喝震彼瞶啞頑石潛通飛泉高瀉梅檀香林青山白社靈塔巋然雙樹之下法雲布濩道風瀟灑覺性爲眞報身寧假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茲銘詞用告來者

炤如禪師生塔頌

吾郡西郊華雨菴炤如禪師俗曹姓諱洵字元孟
祖爲魯川先生偉業外王母之父魯川著書數百
卷其論浮屠氏與孔子之道合炤如繇諸生出家
先後一揆識者稱之年七十有二乞言於余銘其
生塔若以秘演浩初有托乎文字以傳者余遜謝
不敢祇以譜系渭陽傷心風樹同登正覺有感夙
因合掌作禮而爲之頌曰

佛說大報恩左肩嘗負母經歷千餘年恩深難報

梅村集三十七

頌
十九

故以是作思維母上更有母乃至其親黨恩愛總
不殊譬如娑羅樹葉葉本同條譬如瓔珞珠絲絲
自相續吾母朱淑人曹乃所自出始余六七歲得
見外王母嘗用兜綿手摩頂在膝前阿甥汝當知
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宰拂袖歸田廬理學專門
家孔釋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教律與
論藏一一手撰述吾母時諦聽大發菩提心晚受
具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構傑閣虔奉修多羅幡
幢紛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勘辨明往生安樂國

霜露漸以改中表日以凋朱曹兩姓人屈指存者
幾有一大比丘其名曰焘如住錫華雨庵精修木
义行皎然絡靈運智永嗣右軍是爲魯川孫儒釋
合而一少年好詩酒有聲諸生中南適閩與甌西
過伊與雒長揖謁卿相高論傾賢豪相贈千黃金
棄之若涕唾歸來橐如洗客至貧無氈趺坐惟一
床瞑目思萬里雒城佳麗地冠蓋羅王侯兜率天
王宮雲霞結成綺黃流俄屈注平地起龍蛇千尺
妙高臺遷變若泡影無諸越人市琥珀珊瑚珠白
象旃檀香黃犀金孔翠劫火忽燒灼委落恒河沙
七寶蘇迷山剎那成瓦礫微塵具世界世界爲微
塵普視闍浮提嘗作寂滅想緣此棄妻子雜落爲
浮屠梵夾手自詮薰心兼注耳惟有妙法華是爲
經中王藏通別圓義開權而顯實無二亦無三融
通歸一乘繕寫貝葉文六萬九千餘音演第五時
光週三法界妙義已充足廣攝信解門稽首龍樹
尊證入雜華海悉心念厥祖多聞大總持遺書雖
散亡般若爛然在百年種佛智宗旨留家風重以

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入於苦空比
悟清淨因身心大饒益却恨煩惱障八萬塵勞纏
浮名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醴
酬佛恩與親恩昊天同罔極師共勤接引覺後開
迷津三世諸眷屬共成無上道

梅村集二十七

頌



蘇華三冊雷來以共取無上道
臨翰恩與賜恩昊天同罔極其德發我蒙慈
乳谷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
醴酬佛恩與親恩昊天同罔極師共勤接引覺
後開迷津三世諸眷屬共成無上道
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入於苦空比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
分立五山十剎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
屠如無着喜永明壽明教嵩雪竇顯大慧杲十有
數公遐哉其不易及也已爰當 本朝御錄之初
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法眼藏而靈
隱乃熾然其復興其旣也遷席於雙徑順世於天
寧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妥始終於此山爲不朽若
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囑應身示現不可得而思

梅村集三十七

塔銘
二十二

議者噫嘻詎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晦山顯件繫
梵行郵書屬其友吳偉業曰子固辱與吾師遊者
也塔有刻文非子不足傳信石已具敢請偉業旣
遜謝弗獲則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衰猶生相
之有起滅也興復則重來懸記坐脫則末後證明
皆所以開導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用莊
嚴遷化殊特烏可不標舉大端庸昭示於來禩乎
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
經薤染和尚結制於玉峰之海藏惟時緇素大集

偉業隨衆禮足開誘殷勤自慚鈍根無以追隨叅
學今者竊有餘幸獲以世諦文字效奉揚於萬一
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辭謹按師諱弘禮號
具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隆慶辛
未狀元陽和先生元怵其族也從祖父徙會城好
與黃冠者游有紫陽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頗本
於天台小止觀止觀爲智者大師所修梵僧謂與
首楞嚴相合今大師拜經石具在師因讀是經而
發正信遂投普陀寶花菴靜長老下髮出家昔李
叟過流沙而爲浮屠阿難登雪山而度仙衆師之
卽仙證佛又從教入禪毋乃類是乎三峰漢月藏
禪師則其所從記蒞授以臨濟一宗者也臨濟在
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而直追從上相承之密印
自謂得心於高峰得法於覺範得源流於金粟悟
和尚而其始終加護者則在覺範之綱宗綱宗者
全提五家宗旨而於臨濟則一句分明之中有玄
有要照用權實料簡回互賓主歷然漢公所以尊
奉源流又不得已而至於辨難其一念總不出乎

此師聞乃亟往而從焉當其時漢公開法於安隱
矣師於座下首叅本來面目偶窺鏡見影被同叅
驀背一推猛然有省然未敢以爲得也自以生逢
明師聞至道苟不於向上一著關捩穿通將何以
發明弘道之苦心而擔荷大法凡歷三峰玄墓者
數年晝夜服勞飽叅力叩一旦橫柳栗下坡陀放
眼虛空忽悟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畢
現矣師面貌清稜口機迅利在函丈之前豎義嶽
嶽不下而漢公輒痛加錐剗故逆折之於疇人之

梅村集三十七

塔銘
二十四

中嘗以機語不契納履而去最後廼許爲鐵骨禪
而謂吾宗必興於是子其師弟機緣如此三峰沒
同學潭吉忍公著五宗教於安隱而已病師贊助
之力居多書成而闡揚綱宗三峰道法始曉然於
天下雖與當時辨難三峰者持論不無異同要其
大指不過曰吾道應如是也昔巖頭以德山不知
末後句仰山謂翠巖不知祖師禪師友兄弟相資
教益在世法爲鬪諍佛法則酬唱而已師何心焉
於是師歸隱雲門山中御史大夫念臺劉公爲方

外交請師出世於會稽之廣孝寺久之居杭之安
隱顯寧已而去之江北其開期天長則慶雲高郵
則地藏維揚則天寧而杭之佛日靈隱徑山又還
自江北主焉者也先後十坐道場惟天寧靈隱爲
大天寧學侶奔奏師偈所云五千衲子下揚州者
也靈隱能起二百年之廢大殿火重新之費以億
萬計王公大人施者坌集殿材之長與其圍產大
山深谷中非人力所致若有天龍鬼神相之以畢
出吁亦異哉殿成鉅麗甲天下峰巒澗壑次第布

梅村集三七

塔銘
二十五

置又斥其餘力以葺杭之諸寺而徑山頻以興復
請師乃招晦山於黃梅四祖取靈隱付之住徑山
未一歲再往天寧其未之天寧也若似乎息機投
老報齡將近者旣至預刻時日爲齋期齋前一日
搭衣禮佛夜過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
者隨我上方去頓足一下端坐逝焉世壽六十七
僧臘四十三丁未十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
有奮迅之力有漚和之智有真實了義有無礙辨
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調伏諸方而鍛鍊學

人尤推爲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
令接物皆顯大機大用三峰始修舉行之而師極
變化於莫測在大乘法器舉不能越其範圍卽淺
學初機望崖思退者尋當悔而遡返師嘗以語晦
山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鉗錘晚年
始獲其益此卽我三峰家法也嗟乎今人以分別
覺路者曰知解建立行業者曰有爲師之講求宗
旨分條析理而未嘗落言詮入窠曰得諸性相平
等雖有千差萬別總歸一源故能破除心意識以

梅村集三十七

塔銘
二十六

超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師願力廣大攝受經
營能以無著心應一切物視飛樓湧殿食輪萬指
與夫草舍單丁了無以異功德克就躡屣去之不
可謂之有爲也若師者天所以摺拄末法爲道而
生者哉得法弟子巨渤恒初主天寧先其師示寂
次戒顯卽晦山今補位於靈隱者也次剖玉璞紫
蓋衡三目淵若相有穆文晉今主吾鄉之法輪衲
華通則爲吾鄉人相繼付囑者共六十七人當靈
龕東歸徑山有以爲請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拈据

大功托於此山且枚筮之亦惟靈隱爲吉故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入塔緇素畢會感歎爲允晦山之來速銘也曰師初至山有二騰猿呈異而殿功創手一鑿下得文喜故塔跡示後身人符昔夢此二者狀失之略不可以不書嗚呼法席有盛衰而大道偕此山無終極和尚在長寂光中與從上諸祖相印證固無假於斯文迺百世而下摩挲其日月而攷較其行履并吾與晦山世出世之交亦得附佛法以垂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以弗詳乎

梅村集三十七

塔銘
二十七

爲之銘曰

靈鷲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威音喝故得不飛去龍湫日噴薄徹骨松風寒清冷長不竭我心如此泉小悟攬鏡光大悟擔拄杖覲面更轉肩有相叅無相乃立三玄要乃著五綱宗千聖縱復出此理罔不同建甌決懸河辨才信無礙不現文句身而得大自在白椎告四衆佛法無容情手持吹毛劍把定迷塗驀頭緊一按搥胸速令說老宿有擒縱徒侶鮮敗闕願以清淨心而作廣大事於一

彈指間攝受俄孔熾公侯諸宰執都護大將軍橐
駝載法施解放鞞中鷹香花結慈雲鐘魚答天籟
婦孺布金錢屠沽請法戒檀栢三十圍絕壑封雲
烟越岷聞鬼語將以供諸天八龍騁威神夜半雷
雨送涌水巉巖齊耶許力不用觚稜截虹霓丹腹
蒸雲霞變現堯率宮迺滿恒河沙祝釐鞏 丕圖
飯依發正信白象捧金輪青蓮演佛乘功成已不
有道在我且行泊然入滅度便是娑羅林是謂大
堅忍是謂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住總不著能以

梅村集三七

塔銘
二十八

義句參不落識想故能以行業求不貪利養故門
庭饒拔濟機用垂森嚴馬駒踏四海優鉢開千年
燈燈鎮相續如如永不壞若論無盡身充滿於法
界顧惟有情衆俯仰於茲山拳石本灌莽冷泉空
潄爰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靈骨於焉藏理在
不思議日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
滅光明幢我爲作此銘刻諸無縫塔曠劫長不磨
烟烟玄要法

